後漢書卷第八十六

張王种陳列傳四十六

張皓字叔明犍爲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爲太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八年出爲彭城相永寧元年徵拜廷尉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詳當見從時安帝廢皇太子爲濟陰王皓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終及禍難後壺關三老一言上乃

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宜簡賢輔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寇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陽嘉元年復爲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

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
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
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
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
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
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
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
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
也書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
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
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閒積十餘年朝
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
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
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
相見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
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
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
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

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楊兗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絶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陋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

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絶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携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早卒嬰等綅

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崇温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黄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即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録功曹袁閬請見言曰聞之傳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既以賢見引不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閬字奉高數辭公府之命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尉在位慕愼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海内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其狀請加放斥諸黄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帝命曝自實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旦聞下太尉王公勑令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修厲節敦樂藝文不求苟得不爲苟行但以堅貞之操違俗失衆横爲讒佞所構毁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

詣理訴寃之義纖微感檠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
大罪不至重問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以非理卒有
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昔絳
侯得罪表盎解其過魏尚獲戾馮唐訴其寃時君善
之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
指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
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卽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
位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晧王龔稱爲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能獻旣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其利甚博而人
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爲爲難乎昔柳下惠
見抑於臧文淳于長受稱于方進然則立德者以幽
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夫杜
下無朱文之軫也

暢字叔茂少以淸實爲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爲齊
相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爲稱坐
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
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淸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

復爲尚書尋拜南陽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爲設法諸受臧二千萬以上不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堙井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高祖鑒秦唯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卓茂文翁召父之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溫厚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漏吞舟之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近發屋伐樹將爲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挾山之難郡爲舊都矣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三后生自新野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爲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姦未若禮賢舜舉皐陶不仁者遠隨會爲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褲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

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表刈薪夫以約失之鮮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爲長樂衛尉建寧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爲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暠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遥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

事皆被寢遏暠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暠乃手劒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菆邛僰諸國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暠至乃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冀暠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由是銜怒於暠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王暠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暠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暠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暠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

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梁太后省奏乃赦暠承
罪免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暠爲梁州刺史甚得百
姓歡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
刺史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暠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
戎夷男女送至漢陽界暠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
及到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
東烏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
界上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暠賢良方正不應徵
拜議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凉二州
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
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
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
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
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達名臣橋
玄皇甫規等爲稱職在位三年年六十一薨并凉邊
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
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
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
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

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卿矣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而岱生無印綬之榮卒無官謚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爲聖恩所拔遐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顯伯初爲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休沐游戲市里爲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初平元年代荀爽爲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劒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幷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及進敗獻帝即位拜爲侍中卓既擅權而惡劭彊

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仇與汜戰於長平觀下軍敗劭等皆死騰遂還涼州

陳球字伯眞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父亹廣漢太守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荊部州郡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球到設方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盖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爲城不可守備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

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爲郎遷魏郡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太守以糾舉豪右爲勢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歸家復拜廷尉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太后本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遷南宮雲臺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城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酬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

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檮杌自隨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官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怪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家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汗染且無功

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
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
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
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
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臣意合會者皆爲之愧
曹節王甫復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
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
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竇后虐害
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
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弃不可以
爲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育天下且
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爲子陛下豈得不
以太后爲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
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爲不道而太后有
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是議者乃定咸字
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名在朝清忠權倖
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光祿大夫復爲廷
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日食免復拜光祿
大夫明年爲永樂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
宦官初郃兄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

與球相結事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又尚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埶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贊曰安儲遭譖張卿有請龔絏便佞以直爲眚二子過正埋車堙井种公自徵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第八十六

後漢書卷第八十七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四十七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
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
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
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
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
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
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
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

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録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絶跡之處避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

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奬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荆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守以功自効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寃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爲人居簡不修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飢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

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埶願陛下遠覽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

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燿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氷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羣食之人謬延逮及葢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

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畆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

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秋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酋牛之鼎絓纖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

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揚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内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

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内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頻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絶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摇威之不來吐之不應

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氷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温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變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留出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豎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臣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

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馘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紀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鳩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馘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民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户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

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劒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幷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爲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爲上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衒沽成名哉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不顧斯豈古之狂也夫未信而諫則以爲謗已

故說者識其難焉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録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吏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于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黃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惶惶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慴慄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

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爲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

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

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外戚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

報其怨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梁不損陵慊慊欒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子奇有識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雲犯時忌成仁喪已同方殊事

後漢書卷第八十七

後漢書卷第八十八

虞傳蓋臧列傳四十八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

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卿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窮季等

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
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
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
乎始到謁河内太守馬棱棱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
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
以詡禱之知其無能爲也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
臨黄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亾萬數賊不知
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
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
有所拘閡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
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
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綖縫其
裾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
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郡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
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遮
詡於陳倉嶓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
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
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

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詡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數十里皆燒石前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

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吏魚俛即以尸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執每請託受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亾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襄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

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
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
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
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
或免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
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
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
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貪百姓章
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謫罰吏人至數
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
走卒錢給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
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謫
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
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
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
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之
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
憃之人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因謂諸尚
書曰小人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
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

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士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蠭發蕭墻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

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罷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亾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策乃欲

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

然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卹人叛羌懷其恩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鄙失衆必敗諫曰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將軍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

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人討已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而就必危之禍竊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反者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變猶固守時北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

鄉里率厲義徒見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曰別成汝知吾必效邪蓋聖人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兒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效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幹哽咽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師乎變案劒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

左右進兵臨陣戰歿謚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埶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聲鷙聲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阿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阿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扶風宋梟

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人知義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弒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爲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欲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飢相漁食勳調穀稟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侔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燿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

果毅秖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
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
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
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
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
張溫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心憚
之竝勸從溫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
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贓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
勳不聽具以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案威震京師時
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

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
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
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
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問之數加賞賜甚見親信
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
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
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哉卓得書意甚憚之
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三萬屯扶風勳密
相要結將以討卓會嵩亦被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
遂並還京師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

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卓聞司徒王允曰欲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唯有蓋京兆耳卓曰此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雄職乃以爲越騎校尉卓又不欲令久典禁兵復出爲潁川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師時河南尹朱雋爲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雋勳雖强直不屈而內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祕器賻遂送之如

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旻率丹楊太守陳夤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爲人患旻等進兵連戰三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郎丘長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時董卓弒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

室將危賊臣虎視此誠義士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
全吏人殷富若動桴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
爲天下唱義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
兄邈計事邈先謂超曰聞弟爲郡委政臧洪洪者何
如人超曰臧洪海内奇士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
即引洪與語大異之乃使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
史孔伷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
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
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
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

姓大懼渝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
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
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
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
土祖宗明靈實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
激揚自是之後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
單竭兵衆垂散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大司馬劉虞
有隙超乃遣洪詣虞共謀其難行至河間而值幽冀
交兵行塗阻絕因寓於袁紹紹見洪甚奇之與結友
好以洪領青州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

時黃巾羣盜處處飇起而青部殷實軍華尚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禁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尤以投于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任事二年袁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甚危急超謂軍吏曰今日之事唯有臧洪必來救我或曰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用恐不能敗好遠來違福取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非背本者也或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始聞超圍乃徒跣號泣並勒所領將赴其難自以衆弱從紹請兵而紹竟不聽之超城遂陷張氏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譬洪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曰隔濶相思發於寤寐相去步武而趨舍異規其爲愴恨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況述叙禍福公私切至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閻於大道不達余趣哉是以捐棄翰墨一無所酬亦冀遥忖褊心粗識鄙性重獲來命援引紛紜雖欲無對而義篤其言僕小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臨兵觀主人之旗鼓

瞻望帳幄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受任之初志同大事埽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遘戹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古人忠恕之情來者側席去者克已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爲今日之戰矣昔張景明登壇唾血奉辭奔走卒使韓馥讓印主人得地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先告去何罪復見斫刺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君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亦復僵尸麾下不蒙虧除慕進者蒙榮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遊士之願也是以鑒戒前人守死窮城亦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足下當見攵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存故身傳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人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

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旅力作難
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記耳主人當鑒
戒曹輩反旌退師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
哉足下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
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
飛受命中興帝業苟可輔王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
奉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
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
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本同末
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
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
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
死念諸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
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
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
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
洪曰何能獨共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
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十人
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盛帷幔大會諸
將見洪謂曰臧洪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

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觖望非冀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兄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同心戮力爲國除害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屈服赦之見其辭切知終不爲用乃命殺焉洪邑人陳容少爲諸生親慕於洪隨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使歸紹時容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柰何殺之紹慙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曙空復兩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戮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東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豪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箸以相尚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況偏城既危曹袁方睦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縣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

存荆則未聞也

贊曰先零擾疆鄧崔棄涼詡變令圖再全金方蓋勳抗董終然尤剛洪懷偏節力屈志揚

後漢書卷第八十八

後漢書卷第八十九

張衡列傳四十九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故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常耽好玄經謂崔瑗曰

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使人難論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爲太史令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機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罔論言甚詳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設客問作應間以見其志云有間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上達佐國理民有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處唐虞彼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咎單巫咸實守王家申伯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罷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又原之雖老氏曲全進道若退然行亦以需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楫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

之式也故嘗見詡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奮其孤技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已美言以相剋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婞很不桑以意誰靳光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夥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蓺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懸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施而不臻求之無益故智者偭而不思陷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羞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鋪猶不屑餐旌瞀以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徂褐而襲黼黻或委甫築而據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朦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清陽之末實戚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重黎又相顓頊而申理之日月即次則重黎之爲也人各有能因蓺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

正官無二業事不並濟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且不堪兼況以人該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淈泥而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典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不從有人之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齊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柝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失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鼈應也故能同心戮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女魃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鶡火棲寒水沍而黿鼉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庶矣冀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摅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幸世易俗異事埶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句踐事此故

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雖有犀舟勁檝猶人涉卬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稱殷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覩木雕獨飛愍我垂翅故棲吾感蠹鼃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斃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禿節效貞

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弈秋以棊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羣彼數子愍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柱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巳陽嘉元年復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

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徵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僞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無怨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景嚮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爲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陋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

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咸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讖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

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篡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灾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効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僞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僞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後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衡天下所疾惡者宦官懼其毀已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

先哲之玄訓兮雖彌高其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
義迹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
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
墨而不跌志團團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
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
以江蘺美襞積以酷烈兮尤塵邈而難虧既姣麗而
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
莫聞幽獨守此仄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二八之遒
虞兮喜傳說之生殷尚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
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鷟之特棲
兮悲淑人之稀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眞
旦獲讒于羣弟兮啓金縢而乃信瞽聾蒸民之多僻兮
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羌孰可與言已私
湛憂而深懷兮思繽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
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阽焦原而跟止庶斯
奉以周旋兮要既殆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
矩之圜方珍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
而弗御兮羈要裊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
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
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

所嘗襲温恭之黻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
鞶兮雜技藝以爲珩昭綵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
長淹棲遲以恣欲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巳知而華予
兮鶗鴂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兮遒白露之爲霜
時亹亹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嫮之難並兮
想依韓以流亾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
猶與而狐疑兮卽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
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
感於崇岳兮或氷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
路之不平勔自强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

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
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鵰鶚競於
貪婪兮我修絜以益榮子有故於玄鳥兮歸母氏而
後寧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
原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
英翾鳥舉而魚躍兮將徃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
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眞之淳粹兮去穢累而票輕
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
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噏
青岑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

崐崘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稽山集羣
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
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儐處彼湘瀕流目頫
夫衡阿兮睹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
以孤魂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躋日中于
昆吾兮憩炎天之所陶揚芒熛而絳天兮水泫沄而
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惄鬱邑其難聊顝羈旅而無
友兮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
嬉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
兮拓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

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
從蓐收而遂徂歘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爲徒蹶
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潺湲兮逗
華陰之湍渚號馮夷俾清津兮櫂龍舟以濟予會帝
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延佇呬河林之蓁蓁兮偉關
雎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兮摎天道其焉如曰近信
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逵昧其難覆兮疇克謨
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鼈令殪而
尸亾兮取蜀禪而引世死生錯而不齊兮雖司命其
不晰竇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廡王肆侈於漢

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
武董弱冠而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夫吉凶之相仍
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文斷祛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人闇於好惡兮
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或
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爲對愼竈顯於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誶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事刃親所
睇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母綿攣以涬巳兮思百
憂以自疢彼天監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湯蠲體
以禱祈兮蒙厖褫以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

于它辰魏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敝秦咎繇邁而
種德兮德樹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
巳毓有無言而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盍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憿惘而無
疇偪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磑磑
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淒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
玄武縮於殼中兮媵蛇蜿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
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欷而增愁怨
高陽之相寓兮倎顓頊而宅幽庸織絡於四裔兮斯
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緤乎不周迅飈

瀟其媵我兮騖翩飄而不禁趨谽嗣之洞穴兮摽通淵之碄碄經重陰乎寂寞兮愍墳羊之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軼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芝以療飢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載太華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咸姣麗以蠱媚兮增嫮眼而娥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袿徽離朱脣而微笑兮顏的礰以遺光獻環琨與璵縭兮申厥好以玄黃雖色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

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熅百卉含蘤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答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縈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搆不死而爲牀屑瑶縈以爲糇兮斟白水以爲漿抨巫咸以占夢兮迺貞吉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爲敷既垂穎而顧本兮爾要思乎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寮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迓豐隆軒其震霆兮列缺曄其照夜雲師黮以交集兮涷雨沛其灑塗轙琱輿而

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
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冠咢咢其映
蓋兮佩綝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攄而超
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蜺旌飄而飛揚撫軨軹而還睨
兮心灼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
左青琱以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拂羽兮
委水衡乎玄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澂淟涊而爲清曳
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之譻譻涉清霄而升遐兮浮
蔑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炎回回其揚靈叫帝
閽使闢扉兮覿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

洩以肜肜考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
之無斁兮懼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
曰念哉既防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翺翔出紫宮之
肅肅兮集太微之閬閬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
鏘鏘建罔車之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彎威弧之撥
剌兮射嶓冢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
低回剟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綢繆遹皇偃蹇夭矯媲
以連卷兮雜沓叢頟颯以方驤馘汨飂戾沛以罔象
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逷淩驚雷之矻礚兮弄狂電之

淫裔踰庬澒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據開陽而頫盻兮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怡怡而思歸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遨游以媮樂兮豈愁慕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乘飈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旟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眃兮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脩初服之娑娑兮長余珮之參參文章煥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罟兮歐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崟共夙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愆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乎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祇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飃飈神舉逞所欲天不可階仙夫希栢舟悄悄吝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精遠遊使心攜回志朅來從玄諆獲我所求夫何思永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豪右共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

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禽上下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三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間七辯巡誥懸圖凡三十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駟駿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爲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爲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論曰崔瑗之稱平子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斯致可得而言歟推其圖範兩儀天地無所蘊其靈運精機物有生不能參其智故智思引淵微人之上術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量斯思也豈夫藝而已哉何德之損乎

贊曰三才理通人靈多蔽近推形筭遠抽深滯不有

玄慮孰能昭晰

後漢書卷第八十九

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馬融列傳五十上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飇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

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貲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隲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是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君諷以大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戛擊鳴球載於虞謨吉日車攻序於周詩聖王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淫而已哉伏見元年以來遭值戹運陛下戒懼災異躬自菲薄荒棄禁苑廢馳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堯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外舍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稀有曠絕時時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雖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來雨露時澍祥應將至方涉冬節農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使寮庶百姓復覩羽旄之美聞鍾鼓之音歡欣

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陋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命師於鞬櫜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昏明也自黃炎之前傳道罔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囿盛春秋之苗詩詠囿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也宅茲天邑摠風雲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南郊徒觀其坰場區宇恢胎曠蕩蘋敻勿罔寥豁鬱泱騁望千里天與地莽於是周阹環瀆右轡三塗左概嵩嶽面據衡陽箕背王屋浸以波溠夤以滎洛金山石林殷起乎其中峨峨磑磑鏘鏘崔崔隆穹槃回嵎峗錯崔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磬燿焜于其陂其土毛則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茈萁芸葅昌本深蒲芝荋菫荁蘘荷芋渠桂荏鳧葵格韭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蔽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栝栢柜柳楓楊豐彤對蔚崟頷槮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蓶扈蘳熒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慝害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揫斂九藪之動物繯橐四野之飛征鳩之乎茲囿之

中山敦雲移羣鳴膠膠鄙騃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
眩隸首策亂陳子籌昏於是營圍烺廓充斥川谷罦
罝羅纛彌綸阬澤皐牢陵山校隊案部前後有屯甲
乙相伍戊巳爲堅乘輿乃以吉月之陽朔登于疏鏤
之金路六驌驦之玄龍建雄虹之旌夏揭鳴鳶之脩
橦曳長庚之飛髾載日月之太常棲招搖與玄弋注
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鼬揚金爰而拖玉瓖屯田
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旃旝摻其如林錯五色以
摛光清氛埃埽野塲誓六師搜雋良司徒勒卒司馬
平行車攻馬同教達戒通伐咎鼓撞華鍾獵徒縱赴

榛叢徽嫿霍弈別騖分奔騷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
回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黃塵勃滃闇若
霧昏日月爲之籠光列宿爲之翳昧僄狡課才勁勇
程氣狗馬角逐鷹鸇競鷙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
陸梁聿皇于中原絹猑蹏鏦特肩脰完羝撝介鮮散
毛族梏羽羣然後飛鋋電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
期俱殪竄伏扔輪發作梧轊祋殳狂擊頭陷顱碎獸
不得豫禽不得瞥或夷由未殊顛狽頓躓蝡蝡蟫蟫
克衢塞隧葩華蓱布不可勝計若夫鷙獸毅蟲倨牙
黔口大匈哨後縕巡歐紆負隅依阻莫敢嬰禦乃使

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刲刺裸裎袒裼冒樕柘搓棘枳窮浚谷底幽嶰暴斥虎搏狂兕獄齧熊抾封豨或輕訬趬悍廋疏婁領犯歷嵩巒陵喬松履脩構踔㝷枝杪標端尾蒼蜼掎玄猨木產盡寓屬單罕罔合部罾弋同曲類行並驅星布麗屬曹伍相保各有分局矰碆飛流纖羅絡縸遊雉羣驚晨鳧輩作翬然雲起霅爾雹落爾乃蘋觀高蹈改乘回轅泝恢方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枷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籞川衡

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蠱翬終葵揚關斧刊重氷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渀薄汾撓淪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鼈黿於是流覽徧照殫變極態上下究竟山谷蕭條原野嵺愀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虞人植旍獵者効具車弊田罷旋入禁囿棲遲乎昭明之觀休息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瀇瀁沆漭錯紾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壺涿驅水蠱逐罔螭滅短狐簎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舼舟張雲帆施蜺幬靡颸風陵迅

流發櫂歌縱水謳淫魚出蓍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
禽鴻鵠鴛鴦鷗鷖鶬鴰鸕鷀鷺鴈鷺鷉乃安斯寢戢
翮其涯魴鱮鱣鯿鰋鯉鱨魦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
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蔑矣然猶詠歌於伶
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廟既享庖厨既充
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淤賜犒功羣師
疊伍伯校千重山罍常滿房俎無空酒正案隊膳夫
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駭舉爵鍾鳴既觴若乃
陽阿衰裴之晉制闡鼃華羽之南音所以洞蕩胸臆
發明耳目疏越蘊慉駭恫底伏鍠鍠鎗鎗奏于農郊

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中夏威靈暢
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
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蓋安不忘危
治不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
遐衝者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
之淵忽蒐狩之禮闕槃虞之佃闇昧不覩日月之光
聾昏不聞雷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亦方將
刊禁臺之祕藏發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
刑之舊章采清原嘉岐陽登俊桀命賢良舉淹滯拔
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介特之實功聘畎畝之羣雅

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精山藪歷思河澤目矓鳥俎耳聽康衢營傅說於胥靡求伊尹於庖厨索膠鬲於魚鹽聽寧戚於大車俾之昌言而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摠括羣瑞遂棲鳳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焦僥之珍羽受王母之白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后土參神施於昊乾超特達而無儔煥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背伊闕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舉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

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厮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屋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相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罷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乃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

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

後漢書卷第九十上

後漢書卷第九十下

蔡邕列傳五十下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酈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宛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菟馴擾其室傷又木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

居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歎古不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斟酌羣言譬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衒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有豢牛之

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彝倫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

不通此胡老愾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謬爾斂袂而興曰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義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網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土崩上下乖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據巧蹈機以忘其危

夫華離蒂而萎條去幹而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邪利端始萌害漸亦牙速速方斁夭夭是加欲豐其屋乃蔀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璞蘧瑗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溫盛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絚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焉類含甘吮滋檢六合

之羣品濟之乎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臣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綏鴻漸盈階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猷犹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氓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簪笏並載櫜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贊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髯餘官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履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羣之才

人人有優贍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瞳矇不稽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搖振蕩乃亂其情貪夫殉財夸者亦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乞助乎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胥之辜高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驁曾不鑒禍以知畏懼乎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患生不思戰戰競競必愼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

一由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
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燔何光
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
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肅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
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
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
天知命持神任已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
思危難而自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
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
墨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所

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閶闔乘天衢攘
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計合
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露
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
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斁不渝百歲之後歸乎
其居幸其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
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
奚仲共德於衡軜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
騮非子享土於善圉狼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
筋角攸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方要幸

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公子仰首降階怛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蹔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乂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飢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五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

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羈縻除近禁其諸州刺史罷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陨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　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祗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

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汙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未嘗有廢至於宅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而近者以來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

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齊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災妖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特舉博選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頊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詬訕之誅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

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鳥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

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罷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曠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放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皆斷絕以塞眞僞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爲太子舍人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

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

疾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灾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事在五行天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灾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卑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灾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亾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灾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嬗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

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愼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恐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

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爲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誚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灾異齎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戇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灾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讜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擢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糸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

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
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
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陌誠寃誠痛臣一
入牢獄當爲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
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匄質不并坐則身死
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爲萬姓自愛於是下
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弃
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
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
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
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
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
十志分別首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
乃有詔還本郡邕自徒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
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
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慠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
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誚訕朝廷
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亾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
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

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以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憘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郤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勑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

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瓜畫兩轓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誹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抵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搢紳諸儒莫不流

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志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大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論曰意氣之感士所不能忘也流極之運有生所共深悲也當伯喈抱鉏扭徙幽裔仰日月而不見照燭臨風塵而不得經過其意豈及語平日倖全人哉及解刑衣冨甌越潛舟江壑不知其遠捷步深林尚苦不密但願北首舊丘歸骸先壟又可得乎董卓一旦入朝辟書先下分明枉結信宿三遷臣導既申狂僭屢華資同人之先號得北叟之後福屬其慶者夫豈無懷君子斷刑尚或爲之不舉況國憲倉卒慮不先圖矜情變容而罰同邪黨執政乃追怨子長誨書流後放此爲戮未或聞之典刑

贊曰季長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悅音伎邕實慕靜心精辭綺斥言金商南徂北徙籍梁懷董名澆身毀

後漢書卷第九十下

臺灣大學圖書館